



桃花溪

平利 刘井刚

桃花溪在平利县的广佛镇,距县城十五公里,交通便利。去悟真观、天书峡、正阳大草甸都从桃花溪前经过,因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很多人会停下来,就近去看桃花溪。浮桥酷似岸和船之间的跳板。进入景区,首先就得踏上,除此,没有别路。景区门口和对岸隔着深不见底的水潭,如同冷兵器时代阻挡千军万马的护城河和八百里的水泊,让人望而却步。

浮桥能让人近距离地亲近潭水。浮桥与水高寸许,若是炎炎夏日,可以坐在浮桥上,把脚伸在潭水里,感受那份凉爽自脚底升起。从浮桥上乘橡皮筏子也很方便。站在浮桥上,浮桥会微微地晃悠,轻轻地浮动,那种悠悠的感觉,让人以为站在武陵人捕鱼的小船上。

浮桥是由一米宽的竹排叠成的,上下两层,合在一起。下面一层不光起到浮力的作用,也稳稳地把上面的一层托住,这样,可以保证在任何水文条件下不会潮湿游客的鞋底。竹排一个又一个相连着,成了长长的一串。曲曲折折,蜿蜒着伸向对岸。像无数的竹排刚从上游漂下来,一到这儿就被人拦住了。于是,竹排就窝成一堆,你挤我我挤你,互不相让。挤来挤去,就串成了不规则一股水来。

两山夹峙,淌出一股水来,寻根溯源也就在所难免。沿着溪水而上,脚下全是不规则的石头拼成的。虽然刚铺没多久,但那不规则的石缝,与天然整洁漂亮的瓷砖和大理石形成巨大的反差,透露着年代久远的沧桑。好像是经过无数代人修整、补漏、填缝,才达到现在这个样子。路边空旷的地方,植有许多一人多高的桃树。桃树枝条上褶皱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不好意思地向游人亲切地打着招呼。再往里走,树木逐渐茂密,光线晦暗不断。林里分外幽静,连只鸟儿也没有。偶尔能听见一两只秋蝉小心地叫着,生怕惊动了游客。走在林荫小径上,感觉不仅是潺潺

的溪流被一张巨大的绿被遮盖着,就连那些傲视同侪的大山也是安静地躺在棉被里。山和水的关系能用任何友谊来诠释。虽然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它们是相处最和谐的,堪称万物的楷模。所谓的刚柔相济,指的就是山水相依,它们的默契一直要到天荒地老。

山全被身段苗条的树木挡住了。那些树木整齐划一地挺拔着,挺拔着,然后突然停下来,各自在头顶婆娑一下,天空就这样被它们遮住了。林子里斑驳陆离,地上全是一些绿色的植物,它们占据了每一寸空地。叶脉清晰,叶片闪着银亮的光泽,有的还开着小花。与高大的树木相比,那些植物太卑微太娇小了,娇小得有些微不足道。它们在各自争得的方寸间茁壮生长。在人的眼里,这匍匐在地上的蕨蕻就是一本生动的本草纲目。

缘溪而行,不用担心滩水湍流,凡隔河渡水处都铺着栈道。栈道曲来拐去,时上时下,时断时续,说不出哪儿是开头,哪儿是结尾?看那蜿蜒的栈道,让人想起沟渠边一种叫无娘子的藤萝来,那是一种黄中透亮寄生在树枝上的植物,玲珑剔透,非常可爱。

浅铜色的房子在两处崖脚下矗立着,样子老式,透着沧桑。两处房子,此起彼伏,互相看不到对方。如同两家不太和睦的乡邻,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他们各抱地势,一旦遭到袭击,就互相策应。那些房子很牢固,颜色也明朗,屋顶上的棕榈叶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阳光从左前方的山顶上照过来,整幢房子发出金灿灿的光芒,恍惚足踏莲花的观音正冉冉降临。

凉亭锥形的顶子伞一样撑着,伞骨似的木条向四周流泻。六根古色古香的柱子不动声色地在下面站成一圈。远远看去,似农家露天灌溉了粮食的谷囤。亭旁溪水潺潺,树木掩映,凉亭隐隐地透出一股仙气。估计两个顽童一样的老道刚在那儿对弈,当我们接近时,自视清高的他们机警

地化一阵轻烟,逸然而去。

有着浓郁异域风情的,是鸟巢一样建在树上的房子。房子木板搭建,门窗齐全。住在上面,避免被虎狼和蛇虫侵袭。于整日生活在阴暗潮湿的树林里的人,避免了好多的疾病。登高望远,视野也开阔,对周围的情况能够及早发现提前预警。

如果说,崖脚下的房子是古今相通,那么,树屋就是中外合璧。据说那种建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里,还有那么一群人住在树上的部落。

我们在截截栈道上疾行,从一个个列石上跨越。转过一山,眼前一亮。在栈道突兀的露台上,有两个白衣飘飘的女子面对面地站着。我脑子里当时就出现幻觉,感觉那女子是端王饮过雄黄酒后就消失的白娘子,或是刚与杨过走散的小龙女。但白娘子与小龙女万万不是走不到一起去的,如同张飞和岳飞。彼时,我只能走幻入魔,认定她俩是从南天门溜出来的小仙女。这不奇怪,平利一直受神仙们的眷顾,没少留下仙踪。那两个小仙女可能是在桃花溪玩够了,要够了,那会正为回不回天庭而争执不下。其实不止她俩,河心干净的大石上有个仙女在浅睡,纤手托着玉腿。姿容缱绻,样子恬静。还有两个牵着手一边走一边指指点点,而另一个则落在后边,蹲在水边,生怕那一袭拖地的衣衫浸入溪水,身子小心翼翼地往前够着,够着,两手心拘起一窝水来。

水在那里最是多姿多彩的,缓坡的地方,汨汨地浸出一股泉来,悄无声息。崖畔上也挂着一束,像个喜欢模仿大人的孩子做出飞流直下的样子。所有的细流汇聚到溪里,欢快地流着。主流早已超过了溪的概念,叫河更确切。河水清澈见底,各种各样的石头清晰可辨。阳光从树缝中透进来,照着河水,碧波荡漾。河水清幽,淙淙流去。似乎为了印证“水至清则无鱼”,水里一条鱼也没有。那些光滑没有棱角的石

头,不知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浸泡,估计都像河水一样柔软甘甜了。那么好的水,不知滋养了下游多少如花似玉的女子和强健的男儿!也不知浇灌了多少庄稼?产出黄瓜籽一样粒粒饱满的稻子和金黄亮色的玉米。如今,那些散落的人家都已搬迁了。有搬到镇里的,有搬到城里的,即使没有长途迁徙,也成片成片集中到一起,屋顶一样的造型,墙体一样的白净。传统的耕作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经济效益更大的规模化农业。只是河水一如既往地流着,流着。它们先流出桃花溪,蓄在电站的大坝里,成为湖。湖里养着各种不同的鱼。湖水先冲转水轮机,产生电能,然后扬长而去。

水声也是丰富的。除了奔腾咆哮,一泻千里,在那里,能看到水在流动时不同的姿态,能听到水发出不同的声音。波光潋滟的深潭像一个个巨大的承露把水先集中到一起,然后坎儿井一样一个接一个下传。根据河面的宽窄,落差的大小,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走着走着,一阵骤雨过来。循声望去,深涧飞出一道瀑布。那种乍然一现,如同撩动的雪崩。也不知是哪支水族的劲旅杀开了一条血路才突出天河的重围,然后以排山倒海之势从上面泼下来!仿佛上面有一台永不停歇的粉碎机,正绵绵不断地把一张张玻璃吞下去,碾碎,抛掷。水全部成了粉末,湿淋淋的扬得到处都是,并发出嗡嗡的轰鸣声。轰鸣声在峡谷中盘旋着,感觉自己正处在一只偌大的水瓮里。于是,我就想,桃花溪不是一个弱女子,她也有刚性的一面,偶尔也会吼两声,弄出一些响动来。

梯梯像个登山勇士挂在峭壁上,傍着飞瀑上升,在悬梯上奋力攀爬,飞瀑终于落在我们脚下。心里漾满了成功的喜悦,感觉自己不知不觉地加入了仁者的行列,不声不响地走进智者的队伍。

梦想发芽

曾经和朋友一起旅行到马尔康,看到一对常年在旅行中的夫妻。

这对夫妻四十多岁,遇到他们时已经是傍晚六点多。他们在景区外面的停车场驻车,休息,做饭。经过交流得知,他们的旅行,吃住基本在自己的小面包车解决。走了许多地方,有些地方多次反复。我听着、看着,羡慕不已,床车旅行的种子自此种下。

如今身心自由,行动起来。大概在六七年前我已经去过甘南,但老公没有,所以这次床车旅行便选择了甘南小环线。我们准备了最简单的锅碗瓢盆和被褥,并用一个带小立柱的充气垫当床铺。准备就绪,七月九号,我们两人一车,出发。

贡巴寺

从古尔鲁镇出发,打卡了洛克之路起点后,我们正式进入洛克之路。

开始三十几公里路面铺装完整,路况好。沿途森林茂密,绵延不断,结实的青稞在微风中昂扬,各种野花散漫在河道,缓坡,崖畔,自由生长,尽情绽放。车穿行其中,一幅幅恬静又美丽的画卷依次展开。

路上有藏族村寨,还有一座规模不算小的贡巴寺。贡巴寺的白塔,转经长廊,以及僧人住的土房子,在这个山洞显得整洁,安静。

在一字排开的白塔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转经筒,一个藏族女人在独自推动着转。我也上去,和藏族女人一起推动转经筒。一圈后藏族女人离开,剩下我一个人,可我竭尽全力无论如何也没有推动这个巨大的转经筒转起来。藏族女人能办到的事情,我却无能为力。顺着时针的方向,我走下台阶,微笑离开。

梦想花开

途经桑科草原,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六七年曾路过桑科草原,非常美。青草茂盛,各种颜色形态的格桑花开的恣意、热烈,仿佛花与草在比娇艳、比身高,如果说风吹草低见牛羊有真实景情,那么曾经路过的桑科草原就是模板之一。这次我们途经的桑科草原也美,一路像在无边的美景中穿行。但是在曾经的路上,记忆中的景象也没有再次出现。这不难理解,桑科草原如此之大,道路纵横,想要再次踏上同一条路只能靠缘分,而且我们与第一次进入桑科草原的方向也不同,走不到曾经的路上,不能遇见曾经的风光景属正常。有一刻,我也试着寻找一下曾经走过的路,想再次拥抱那些恣意热烈的花草,但最终放弃了。

接近中午,我们路过桑科草原一个开满鲜花宽阔的山洞,一条溪流在密密麻麻青草鲜花腾挪出来的狭小的水道里蜿蜒。一眼即永恒,我欢喜不已。我们决定今天在溪流边、在花海里做饭午餐。附近已经有三辆车扎营。抬眼望去,两缕轻烟,三顶帐篷,还有坡上、溪水边嬉戏的孩童,组成了这一片草原美丽又美好的图画,而环绕我们的青草,各种颜色的花儿,溪流,相融相谐,相互映衬,把浪漫无边的美景铺展蔓延到山坡,至天边。我们沉浸于画卷一样的草原,不知不觉米饭好了,不知不觉土豆烧肉飘出了诱人的香气。

我沉醉于音乐伴着溪流声,鲜花伴着青草,在河沟、在山坡静静静谧的时光;我更痴迷味蕾和灵魂一起随着草原的风梦一样前行的旅途。那一刻,碗里是生活,眼里是天堂。千万朵格桑花随风摇曳,我的梦想之花和着这片无边无际的花海,亦真亦幻。

为荷而来

宁陕 程思薇

密密麻麻的荷叶铺展开来,与绿水青山相接,荷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雨丝缓缓从天而降,沁润了这一池荷塘。走在寨沟的田间阡陌上,心情格外敞亮。

一朵朵荷花亭亭玉立,宛如仙子凌波,雨滴轻柔地在荷叶上共舞,朱鹮为它们伴唱,一群结伴而行的鸭子自由自在地觅食玩耍,池水泛起涟漪,清新的荷花弯绕绕的小路,两池荷塘映入眼帘,好似历经曲折方能看见,这一刻,我觉得这美好宁静抚平了心中千万烦恼丝。

往里走,我看到了一朵形似爱心的荷叶,在它的旁边还有一支羞涩的花苞紧紧包裹着自己,仿佛在积蓄力量,这个荷叶在等待着它的盛开。我想无论是未开的花苞,还是层层叠叠的荷花,都似乎在对我微笑。荷花,是水中仙子,文人墨客好像想把所有美好的词汇都赋予它,从苏轼笔下的“微雨过,小荷翻,榴花欲开欲然”的小小荷叶到吕陶笔下的“临池静坐有余味,雨后荷花无限香”的花开正好,再到苏轼笔下“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枯美之荷,文人记录着荷花的开花花落。

我和许多人一样喜欢荷花。除了它的美好,更打动我的是它的品质。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名句,让世人以荷花为榜样,学习荷花的高尚品格。近代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荷塘月色》把月光下的荷花写得柔美淡雅,令人神往。看荷花,如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长安茶味浓

王正荣

长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踏实。走进这个南接重庆市城口县、东与湖北省竹溪县毗连的小镇,初来乍到还以为踏进他乡风情的土地。这里丘陵与川坝交错间,茶园一片连着一片,置身茶山间,心头即刻轻松无比。那一片片的绿色,是纯天然的绿,赏心悦目的绿。

长安镇的茶园,规模大且整齐划一,在茶园的绿衣包裹中,山坡仿佛披上了绿色格子衫,那一行行翠绿的茶树,像绿色的梯田。那一个个采茶女,舞动的双手,悠扬的茶歌,令茶园平添一种诗意。如果说这里的水是柔情灵秀的女子,那么这里的茶山就是帅气的小伙儿,茶则是大自然赐予的琼浆玉液,滋养着千千万万的人。

遍地的茶园,采过和没有采过的各有韵味,都展示出大自然绝伦的美。刚刚采过的茶园,那追赶季节疯长起来的嫩芽,迎朝霞,送夕阳。

长安镇青山绿水环绕,适合茶叶生长,这里的人素有品茶习惯。他们以茶为业,以茶致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走进小镇,一片徽派建筑,白墙黛瓦错落有致,别具特色,展示出秦楚交融之风,行走于此,仿佛慢行于江南小镇,扑鼻飘来的茶香,醉人亦能醉仙。

热情好客的长安镇人,擅长茶道,有客必茶。见有朋自远方来,迅速泡上一壶茶。先清洗茶具,再将茶叶放入温过的茶碗中,注水浸泡,然后将茶叶公道杯,以七分满倒给每一个客人。不品说品茶,单是饮茶的环境,便足以令人陶醉:橙色的古案,精致的古琴,弥香的小壶……细腻如玉的瓷杯里,浅浅的绿茶袅袅几缕青烟。邂逅长安茶,静下心来慢慢品尝,一小口一小口啜饮,仿佛置身于青山白云之

间。和美乡村 茶香平利



青山雅居图

李新康作

瀛湖

第1410期

安康湖上(外二首)

旬阳 姜华

努力把风声,灌进一群水鸟的喉咙

阳光从文武山上射过来,湖畔徽派屋脊上一尊得道神兽斑驳,神秘。爬山虎正努力把绿云递过墙头,晚霞从西边水路退出

湖光倒映山色。鸟鸣与芦花一起坐而论道水域更深处,肯定隐藏着未知的眼睛却犯忌口。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雾岚里移动轻轻地。若有若无,似神迹

入画

在雨后,风过江岸,不只是一枝芦苇在摇晃。青蛙和水鸟仍在练习合声,一幅水墨,缓缓从湖面推出把我的诗灵豁然打开

低垂的岸柳,沙洲、田园和远山薄雾里若隐若现的村庄、行人被一只神来之笔,涂出千般风情在水鸟鸣叫声中,纤尘洗尽了

空气如此清新、恬静。湖水荡漾着把人间悲欢一遍遍冲洗。站在船头的打鱼人哼一曲民歌《草草花》,把一网期待撒进绿里,撑一叶小舟入画

那年小镇去教书

紫阳 李谢军

今年9月10日是第40个教师节,记得第一个教师节是1985年,恰逢我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工作的第一站就是到一个山区小镇的一所中学教书。

小镇位于凤凰山腹地,四周群山环抱,一条小河穿镇而过。这里不通铁路,与县城隔着一座大山。那年秋天,我站在小镇学校操场的台阶上,看着满操场正在等着分班的学生,背着手,极力装出一副威严和成熟。但这种装出来的成熟连自己都感到不自信,因为从前面学生的眼里,我分明看到了他们的不屑和轻视。我们那届毕业生是首届初中师范生,刚从学校毕业时一个个都是十几岁的毛头小子。果然,接下来就遇到了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按照学校安排,我是初一一班的班主任,从校长手里接过的学生名单是54人,但在教室里点名时却只有48个人,点来点去少了6人。几经打探,一位好心的同事才闪烁其词地告诉我:很多家长看你身材瘦小,不像个老师,不放心把娃子交给你,纷纷找到校长要求转班,现在走的那6个学生,家长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且都是学习尖子。闻听此言,我羞愧难当,当即找校长评理,扬言不把这几个转走的学生给我退回来,打死不当班主任。当时班主任奇缺,校长几经周折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只是那几个学生家长做贼心虚,生怕事后被我报复,后来接二连三地到我宿舍来赔礼道歉。

刚进校不久就是第一个教师节,那天,全镇教师汇聚小镇参加了表彰大会,下午会餐结束后,大家都要到镇电影院去看电影,放映前校长要讲一段话,校长把撰写讲话稿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是参加工作以来接收的第一个任务,我倾其所有精心创作,赶到电影放映前把讲话稿交给了校长。校长大致扫了一眼,连说写得好,却让我代为讲话。我大喜,虽然在后台,稿子也是现成的,但面对全镇教师,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校长鼓励了我几句,我竟然来到后台,硬是声情并茂地讲了下来,并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学校的生活是充实的,虽然每天都是按部就班,但每天却让我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早上天还没亮,学校的高音喇叭就一遍接着一遍地播放着雄壮的音乐,有时也放点新闻。早操时间,全校师生先是围着操场跑圈,各班学生点名,对老师却没有严格要求,但班主任一般情况下需要带操。几圈跑下来,再一通广播体操,一身的慵懒消失,剩下的就是热血复活。那时候学校还没有自来水,用水需到操场对面的水井里打水,然后在全校学生的注目下横穿操场提回宿舍。因而从水井打水就成了我们这些新教师的必学生活技巧,这个倒不难,我当天就学会了。提着满满一桶水从操场经过,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引来学生围观和哄笑,那场面很是难堪。到了冬天,则是和班上部分学生跑出校门,沿镇外的公路长跑几公里。学生有时半夜三四点钟就把我叫了起来,跑在山野的公路上,那真是披星戴月。返程路上,才听到对面山坡上农家的公鸡开始叫鸣。

那个时候,学校年轻人多,课余时间丰富多彩。广播体操比赛、篮球比赛、合唱比赛等各种活动此起彼伏,而体育、音乐老师也就只有一两个,他们也只是蜻蜓点水似的巡回指导一下,真正下功夫的是各班主任。幸好我们这些师范生在学校文体都是主课,出校后基本上也属于文武兼备的多面手。一时间,学校操场上,沙场秋点兵,队列队形操练口令声声;篮球场上排兵布阵,指点迷津;教室里,歌声袅袅,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记得进校那年冬天,县文化馆和学校联欢,我精心策划编导了一个现代舞蹈《阿里巴巴》,用当时最流行的迪斯科来展示青春的风采,博得了观众的热列掌声,并受到文化馆专业老师的大加赞赏。

由于一直偏爱文科,校长知人善用,让我承担两个班的语文教学。我是个情绪化很强的人,语文教学中,特别喜欢讲授那些名人名篇,尤爱鲁迅的作品,《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孔乙己》,他的语言风格,他的写作特色和表达方式都让我沉醉其中,我在课堂教学中先讲述作品的时代背景,在交代鲁迅写作时的思想情感,力求把学生带人到课文所描述的那个场景,让学生感受课文所营造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我讲得声情并茂,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还有朱自清的《背影》、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以及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这些美文佳作,让我和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如品佳酿,忽而闭目遐思,思绪驰骋;忽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于文言文,无论哪种文体,我都要求必须全文背诵,我一个个检查过关,学生们怨声载道,大喊其苦,然而十几年过后,一些学生碰到我,说你当年让我们背诵的那些古文,到现在还受益匪浅。

一晃离开讲台20多年了,梦里依稀,执鞭登台,传道解惑,似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又近在眼前。

金秋,安康湖上陡峭的风正在提速掠过金州盆地,这些扑面而来的水势正在把我淹没。辽阔、弯曲的水域环绕出一块龙形地理。一座滨江之城,被绣上花边,抬高了眼界。2万多平方公里山水、田园和道路,临水而居全部被摆放在了动情区

巨幅的水镜,将一座最美人居城市实景抓拍。似一场水幕电影或视觉盛宴。大湖两岸,一些浮在面上的虚词,相继被湖水带向远方而那些叫民生、旅游、生态和文化的名词,已被湖畔的岩石抓牢,在人间把根扎深

甲辰八月,铮亮的阳光,掠过秦巴山地,让一块兴于殷商的土地流光溢彩站在安澜楼上,一位诗人,隐藏着内心聚集的万千锋芒和闪电对眼前气象万千的圣湖发出赞叹这真是一湖秋水,秋水哦

深蓝

研墨的人,坐在蓝上指点江山。那些从湖水里舀出的灯火、抬舫、鸟兽和月影